

天威神算。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。宇而僅以服南中巴。夔之偏方。事機既已遲。精力又已虧。勇賈其餘。師用其分。以為大舉。譬之逐盜救火之家。挺刃決水。猶恐不及。而內外仇賊。自相乘機。肢體助燎。則雖有倍人之知力。亦自無如之何。侯之不幸。勢正類此。天之所壞。誰能支之。祚去炎漢。不待隕星。而後知矣。嗟乎。國之興亡。天也。而千載之下。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。非以武侯故耶。至其故壘遺墟。獨為之愛惜不已。乃其忠義能感人。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。不然。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。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。是在侯前已有之。而後亦未嘗亡也。功既有成。而後世猶罕所稱述。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。慎嘗放舟過夔門。弔永安之宮。尋陣圖之跡。惟時春初。水勢正殺。自山上俯視。下百餘丈。皆取細石為之。凡八行二十四。薩士人言。夏水盛時。沒在深淵。水落依然如故。在吾新都者。其地象城門四起。中列土壘。約高三尺。耕者或剗平之。經旬餘復突出。此乃其精誠之貫。天之所支。而不可壞者。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。耳。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。始至拜侯之荒祠。

次觀遺壘。重有感焉。謂慎曰。之罘篆鏤。燕然銘石。蕤焉爾人不足稱也。愛其蕤者不泯其跡。矧侯之地而可忽。諸今陣圖在夔者。有和叔獨孤之記。少陵東坡之詩。四方灼知。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。往來者不賦樵牧者不禁。非缺歟。祠宇行當新之。陣圖所在。欲伐石樹道左。大書曰。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。子宜為之。夫崇賢存古。以示向往焉。循良事也。推表山川。考記往昔者。則史氏職也。遂書之使刻焉。

錢可大傳

梁潛

可大名英。姓錢氏。本吳越王繆之後。歷廬陵刺史。匪再世。曰和。自廬陵徙吉水。又四世。曰程。程之子誠。可。皆以科第有聲。而可大之祖本悟。號梧岡先生者。尤篤行士也。可大生八月而孤。稍長。性穎敏。年十三。以書經中臨江路路賞試。既又中撫州路州賞試。然是時元祚日非。紅巾盜起。所在皆爭為雄長。自至正丁酉五六年。士大夫顛頓甚矣。可大奉其祖及其母。崎嶇以避之。走廬陵之富田。又遷泰和之梅岡。既又走其邑之大洲。尋又奔雷川。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。李坑路極險。盜又追及之。

梧岡被槍不死。縛之。可大聞。即冒白刃奔訴。乞以身代。盜并繫之。可大訴不已。梧岡亦哀訴無子。惟此一孫耳。兩人爭相代死。情極悲慘。賊憐其意。遂兩釋之。可大方脫時。其母尋亦被執。而可大妻張氏。翳伏叢薄中。窺見賊已執其姑。即自出迎。謂賊曰。姑老矣。請釋姑而縛我。賊熟視良久。即解其姑。縛張氏。張氏既就縛。擲所攜袖中雙鞋。與其姑訣曰。婦無用此矣。且行且睥睨其姑。稍遠。即罵賊不肯行。遂死之。嗟乎。變故倉卒之際。而憤然求死以全生者。若素約然。何其悲也。國朝兵定。有司以可大之賢。凡三薦。皆以親老辭。親既沒。終身為之悲。痛梧岡故所築樓。可大每一登之。輒流涕。因名之曰思樓。其孝行篤。至世豈多見也。然其為人頗豪健。慨然以氣自負。鄉有劇寇。嘗殺人。有司憚不敢捕。以屬可大。可大立捕殺之。年若干。卒於家。一子曰遂。志今以科第得官。為山東按察使僉事云。

一峯先生傳

陳獻章

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。字彝正。吉之永豐人。宋羅開禮之後也。性慷慨樂善。不疑人欺。遇事無所迴避。有不可。

輒面斥人。舉成化丙戌進士。策對大廷。頃刻萬言。中引程正公語。人主一日之間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。親宦官宮妾之時少。執政欲節其下。倫不從。直聲震於時。奏名第一。為翰林修撰。會內閣大學士李賢。遭喪去官。朝廷留之。臺諫皆不敢論說。倫詣其私第。告以不可。李公始以其言為然。既數日。復上疏。歷陳古今起復之非。是且曰。如其不然。必準富弼故事。終喪。劉琪故事。奏事。反復數千言。一本於天理。人心之不容已者。孔子曰。勿欺也。而犯之。倫以犯顏敢諫為大。救時行道為急。其負荷之重。未嘗一日忘天下。故發憤如是。疏奏。遂落職。提舉泉州市舶司。倫雖見逐。而士論益榮之。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。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。為之一變。而終倫之世。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。倫雖以此為人所知。然亦以此取疾於人。明年召還。復修撰。改南京供職。尋以疾辭。歸開門授徒。日以註經為業。垂十年。卒於退居之金牛山。世之知倫者。不過以其滂沛之文。奇偉之節。果敢之氣而已。至其心之所欲為。而力之所未逮。未必盡知也。嘗欲效古置義田以贍族人。或助之堂食之錢。謝弗受。